

澹泊齋文集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二六二〇一	
	一〇五	函	號	類
四冊	架			

庫	文	閣	內	
二〇五		二六二〇一		和書
函		號		類
二三架	四冊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201
冊數	4 (4)
函號	205 23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澹泊齋文稿卷之八

卷之八 挹翠亭記

淺草文庫

幽人韻士之愛物皆所以寄其懷而寓其志也釋道
林之馬王無功之酒米元章之石皆神領默會使人
不可忤度而思慮之然方外放誕之徒置而不論可
也若靖節之菊子猷之竹和靖之梅則所以寄其高
尚坦率磊落軒昂之懷而求其志則有進取與有所
不為者豈蜂蝶伍而禽鳥處之謂哉吾友尾羽君之
愛松則有所寓耶無所寓耶皆不可知然以余所見
推之其必有所寓矣夫松之為物高直聳秀礪砢鱗

鍍手雲霄而挺立蟠者如龍偃者如蓋仙鶴巢其上
靈液凝其下而為石所顧則為棟梁之材負重任
而不撓架大厦而晏如苟或不遇則卧澗壑飽風霜
而終不改柯易葉此士君子所以表其節操而儀之
也春風洞簾子顏其亭曰挹翠君怡然曰是吾志也
迺求府下僚友以題歌詩輯為一軸俾余記其事君
素嗜和歌人以韻士目之其所寓志蓋可知也然君
老矣無所施其用長公出繼本宗仕途既顯將有廊
廟之用而梓人之矩矱可翹足而待矣故余歷舉古
賢人之所愛以勉之

射鹿記

射居六藝之一士子之不可不習者也皇朝專以
弓馬訓練士卒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習之既
熟然後貫虱穿楊之妙方可幾而霹靂閃電之稱為
不虛也享保丙午之春大君蒐於石崎山選射午
十人豐島胤清與焉有奔鹿胤清一發而殪監吏北
河原景豐進呈其矢大君傳觀還賜胤清翌日召
胤清於大城嘉尚之賜花絹一雙時人榮之胤清感
其矢請余書其事夫以射獵為業者有一日而獲獸
數頭况一鹿乎此不足貴也明人不能中而能中之

枉矢弱羽而得經覽申以褒諭之命繇是感激奮發
進而不已極其精妙則紀昌養叔之術可企及而長
孫晟之美譽將流於後世是可貴也因記之

復荻徂來書

春半方接舊臘手書終不厭棄老物曲垂清誨謝何
能罄時患目疾百事俱廢遂致復札稽延冀亮恕之
蒙諭前書既言不作亭記之由而便漫弗之省者此
眩於竜蛇飛動之艸書而固靳俊偉卓絕之文以畢
志願耳迨向輕暑賤恙稍瘳指眼展讀方能通峻拒
之旨野亭命名取諸黃太史之詩誠如所諭宋詩之

衰太史為之魁且碧於者歇後語也唐以來詩中碧
於字何限非如友于貽厥之類出於六經者奇僻險
譚不免五山禿子之陋習皆足下平日所擯棄者也
議論痛快俊偉卓絕前書所云不欲廁貴名於諸作
之間者亦至此僅得通其旨僕鹵莽滅裂不能辨詩
文之體裁然中年以來不喜蘓黃之詩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間或誦一二皆少年時所讀者時時往來
胸臆間及移居得湖山之勝境與時會忽憶演雅中
語師心歎斷已為亭名今讀來教恰如中山子日醉
一朝而醒可勝愉快又所諭不知亭之制與常之山

川景物漫然敷衍以為記此宋文之弊也畫錦堂記
非記赤壁賦非賦韓文公廟碑非碑皆論也是謂之
不識體皆所黜而不取者此又俊偉卓絕過於前論
高一等矣若夫太史不得志於時而托野鷗以遣懷
如僕固非其比之言則長者獎借之過而非所敢當
士之遇不遇亦有未可以一槩言者則安知僕之必
非太史比哉此又仁人推己及物之語奈僕庸駑非
其人也家世業武非由文學進者承乏史局掌管編
畧修事去冬所奉各中既言其略矣自揣撲遫武夫無
之可抱無才之適時雖差勝于目不識丁亦不免謬

解蹲鴟之繆庶足下不以儒雅察視為幸至於粗叙
作記之方則本意專在期於必得若曰如斯而足矣
豈敢犯子輿氏玉人之譏亦出于祈請之懇惻耳足
下幸勿深怪性復遲鈍不能通曉言外之音而冒瀆
不己一之謂甚况至再乎圓柄方鑿南轅北轍宜其
觸襟懷而致疑訝罪焉能逃然在足下則無所虧而
在僕則有所益何耶高文既不可得而辱前後二書
俊偉卓絕之論鍼砭瞽聵前書舛而後書楷可謂一
舉而兩得矣今欲裝潢為卷軸置之槩几眦同志者
曰此徂來先生之賜也命名之義作文之法皆備于

此可以為準則且以志吾過不亦可乎意長楮短無
任瞻滌之至希鑒茹
代成招天湫和尚任祇園寺疏
公言任年義公聘明心越味尚任持岱宗山天德禪寺
傳至三世咸鳴退鼓壽昌一派不絕如縷肅公慨
不然招大寂味尚主其席丕振墜緒脩飾儀軌正德
壬辰之夏更葺舊號山曰壽昌寺曰祇園四衆輻
湊清規再盛和尚展拓之功肅公外護之力各居
其半矣是歲孟夏天湫和尚來開法筵艸水一新
雲山改觀寡人不勝歡抃駢語以摘賀悰

直指單傳齶謁氏之桂讖故在清淨空寂盧行者之
樹臺宛然正要拔茅連茹豈容考槃在澗恭惟少林
天湫和尚拈槌畧字轄衲材能傳心印於壽昌荷負
堂構仰祖風于真歇泝洳淵源辣手匡徒握黑蜥冷
眼志毅射白額金星婺女耀輝光於東臯慧燈戒香
揭宗乘于西域譬諸楚材而晉用緇素同歸幾乎越
徹與杭標古今合轍揮智劍兮悞伏魑魅把金鍼兮
繡出鴛鴦四月清和雨乍晴現成公案一年好景君
須記物外活機請掌精藍式操法柄

醯鷄集序

醯鷄子自少好詩涉蘇黃之蹊逕造揚陸之壺奧凡園林丘壑之勝烟雲花竹之態雨露霜雪春榮秋悴以至窮愁無聊不可鍼砭者一寓之詩故其詩有跌宕者有奇崛者有溫雅端莊如曳裾侯門者有淒惋悲壯如擊筑燕市者其體不一而足一日憮然謂余曰人若不自知耳年逾半百始知從前作詩之非舉世皆唐而吾獨宋吾髮種種不能學唐而舊染汚俗亦已深矣世無武王作康誥孰能鼓頑民而革弊風乎今將舊藁付祖龍絕口不言詩負暄偃卧于南牕下不亦快乎余應之曰子之言誠是矣然時有唐宋

人無古今子作子之詩何卹乎人言蓋目之所觸情之所感不能不發於言或沈吟竟日或一氣呵成巧遲拙速唯時之宜何暇問其為唐為宋為元為明而必欲造車合轍其可乎三百篇大矣姑以余之所聞論之則清廟下武歎文武之盛德車攻吉日美宣王之師律齊整嚴栗雍容肅穆之辭而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之篇又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章譬如天地間無一物之不備無一事之不存後世能得其法者唯杜少陵一人故唐史稱其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嗚呼詩至唐而

盛矣蓋唐以聲律取士故士子以詩為專門之學其
盛不亦宜乎余非知唐詩者然常喜讀唐詩頗能辨
其為正為變唐之大家不可屈指而數自王楊盧駱
以至錢朗韋柳之徒皆得其正者也若元次山聳牙
王季友之率直李長吉之瓌詭孟東野之苦硬皆得
其變者也夫三百篇既有變風變雅之數子者豈得
謂之非唐詩乎宋詩又其變者也過於矯中晚之卑
弱而不自知其流於申商之刻薄此其所以來後人
之譏彈也子輿氏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子能以
性情之正為毅自變而趨正則不學唐而自唐矣故

曰子作子之詩何邇乎人言子欲焚其藁余欲存之
他日一變至於魯可幾也且欲廣其意故叙之

復荻徂來書

今夏亢旱炎熱殊甚伏讀瑤函方知足下動履無他
可勝慶幸僕春間患眼復札遂爾遲緩想足下不復
經意一覽便休但恐此後鴈魚遠濶無由申達鄙懷
為歉耳不意蒙論足下既罄所蘊庶乎足以遂久交
弗替之義捧讀至此喜不能自勝愈服足下襟量之
大不啻叔度千頃陂也汎愛之餘爰及先族及朱文
恭流風有在鼎言之重感載有餘弊邑僻在東海地

非膏腴故士風敦樸不習華靡先侯策勵以廉恥瘠
土之民莫不嚮義理則然矣若夫作文之法則僕亦
豈敢以為如是而足此亦夷子憮然之類已然一變
可知全鼎之味儻能擴充之則近河州水必受潤澤
之賜矣至於以已律人大非足下之心則僕竊有疑
焉大匠執繩墨以規材其不中繩墨不循規矩者擁
腫拳曲天下之棄材也匠人何與焉冀足下勗諸意
者足下所著之書必多僕未嘗得見為憾近從學子
借觀護園隨筆譯文筌蹄此皆足下之緒餘不足掄
揚大家風况僕蚤從編削之事局務旁午皓首不能

究一經其於性理之學尤憤憤焉然以蒐獵史傳之
力頗能辨其皂白世多以文人望足下不能知其道
學之深奧亦猶王右軍以書名掩其通濟之器也蓋
足下之為性命之說皆根據乎六經折衷於程朱不
立異以為高不求新以自矜能使學者玩索涵泳自
然知其精微純粹其餘如論佛教有曰儻使聖人生
於今世必有以裁之而不必如周唐二代之為也又
引朱子之言曰周禮一書皆從廣大心中流出予由
是而知所以處佛老者又以良醫治痼疾證陳負公
大養濟院之說不激不亢憂深慮遠而與世之號呶

排擊者大不侔矣苟非大學問大見識則不能到此
欲作責沈文則筆力不逮徒仰秦斗之高耳筌蹄一
書則貴門人之所筆記固非足下之留意者竊謂字
義不明文義窒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皇朝自有
一等言語如古語拾遺釋日本紀等書皆釋其義而
不可用於文字解釋字義明白精確振古未有如此
書者妙通華語援彼證此繩愆糾繆不一而足其惠
後學多矣蓋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精粗本末貫
通只一理循序而漸進則跬步可以窮千里僕豈敢
以其淺近而忽之哉文戒一篇亦貴門人之所錄附

在隨筆中三戒法度森嚴其指擿仁齋下字差誤處
皆中膏肓之疾嚮所謂作文之灑舍此奚求焉然步
驟馳騁之法操縱闡闔之機恐不止于此足下不吝
開導重賜提誨則何幸如之恃愛醜縷不覺書辭之
繁委希涵容亮恕

楮尾諸益
文字中用雖字皆有一定法不可移動嘗讀通鑑
魏明帝紀諸葛亮曰若不能者雖兵多何益數板
下叙曹休石亭之敗賈逵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
兵雖多何益同一語而用法不同竊謂肉雖多不

使勝食氣可為用雖字之法則下文叙達語為是
而上文叙孔明語亦不可為非蓋通鑑據本史成
文三國志所書想當如此畢竟無一定法乎固陋
久懷疑惑願釋之
左傳僖四年尚猶有臭五年猶尚害之據此則尚
猶猶尚皆可用而無異乎

襄三十年申無字論公子圍無不祥大為昭二十
五年士伯告趙簡子亦云無不祥大為竊謂此雖
左氏筆恐不可為法當以孟子不祥莫大為為正
僖二十四年寺人披對晉文公曰蒲人狄人余何

有為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柳文與崔連州論石
鍾乳書則不必服正為始興意竊此借字說出正
意與披之語意略同或祖之亦不可知然臆見無
的據請賜裁正
答中島總裁書
辱書秋暑殊甚承聞台兄勳止裕寧曷勝欣慰嚮蒙
諭擬選貴號六經諸子皆台兄之所熟讀於其中簡
拔一二字以擬貴號其事頗難故就他書揀出聊舉
數項以備采擇承諭通軒稱呼平穩字亦可署今定
為貴號因索鄙言敷其義以代韋弦者盛意懇篤謙

光之美溢于楮墨僕何人斯擬選貴號既踰其分况
為之說著文字乎膚淺衰耗實非所堪又論斷章取
義非無比例唐風無衣篇安吉之語劉仁恭長安本
色之言雖倨傲悖慢之甚亦可取以見擇號之本意
比喻甚當嚴華谷釋無衣詩曰此正與唐藩鎮戕其
主帥而代之坐邀旄節者無以異此不必指仁恭
本色之語泛言藩鎮之跋扈而台兄所引其意適與
華谷同諳練經史識見審到可勝敬服故嚮蒙論擇
號之時竊謂為他人則易為台兄則甚難正以此也
徵求文字既不可辭便當速操觚牘以塞責奈俗勢

蝟集加以枯腸枵腹思路蹇澁幸台兄曲垂鑒察假
以時日雖秋瓜不能落蒂而有凍芋抽萌之期矣春
間辱賜賀賤齡七袞啓對偶精緻絕無澹泊之累文
從字順錯綜自然成章駢儷台兄之餘事而工麗如
此則其餘可知矣但稱譽太過所不敢當自揣樗櫟
老朽不中尺寸之用而蒙匠石之顧不勝忸怩耳又
讀進校正大學衍義狀辱蒙獎借眷愛鄭重喜出望
外其云人君為學之要道豈有外於此者哉僕之此
舉可謂一明世之盛事鼎言增華規祝及遠中心藏
之倚日忘之外示高文二首皆議論剴切辨析精覈

多出人意之表本欲作一書以謝厚眷併賀榮進時
罹目疾不能作書及夏終得瘳而事務不暇應接絡
繹旁午遂致初志睽左多眾何由得贖今因復書併
陳踈慢之誓希亮怒外事亦與辭者交陳道喜也
夫通軒說十六通軒說十六通軒說十六通軒說十六
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豈易言乎哉譬諸通路
必如街衢康莊無所窒礙方可名之為通故在學術
則晝讀夜思孳孳經典察精微於毫釐紹忽之間究
蘊奧於傳註訓詁之外優柔厭飲涵泳融釋發而為
文章則黼黻經綸可以贊徽猷垂不朽舉而措之事

業則敦教化正風俗興邛隆之治致雍熙之化儒之
用至此不可勝計不通而能如是乎夫通五經通禮
樂通兵農者世既不可多得况欲兼而有之乎然士
之立志不以其難而自沮苟有一物之不格一理之
不窮必欲鑽研而考覈體驗而擴充之巨細相涵動
靜交養真知實踐積累既久則豈無豁然貫通之日
哉彰彰考館總裁中島君蘄號於余迺以通軒應之又
蘄其說夫通者塞之反也余天下之至塞者也豈足
以知通之義哉然嘗讀周子之通書一言以蔽之曰
誠者聖人之本故舉乾之四德曰元亨誠之通利貞

誠之復朱子釋亨為通曰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
正通之時義大矣哉君長於史學既操筆削之權他
日既擢將有政事之責則其所蘊有時而發揚子之
言方不為虛設苟能立誠以修業為往而不可哉故
以此勉之
謝因州刺史肥田君啓
銀山忽倒漁舟出沒波濤之間銅鉦高懸高舶隱見
煙靄之外蒼生咸蒙恩賴靈祠翬飛黔首競證菩提
梵宇鵠立遊此佳境諧彼夙心浴候潮而病魔頓除
踏釣石而詩思新湧况又不捐故舊遠惠嘉魚巨口

細鱗雖非松江之產赤鬚碧眼孰與少室之胡美味
超乎八珍寒厨暴富盛意重於九鼎陋蒼生華倉卒
走毫輜藝祈鑒
復百拙和尚書
鵲報喜蜚毛編物之情狀皆自然而然而然者也今夏大
暑燦金久澗壩溪和尚音書不知七茵安適否時時
往來胸臆間不能釋然忽接圭齋藤兄遞致和尚書
就審法喜禪悅日與道友文人會晤發積去時慰去
神氣頗爽靈鵲果報喜矣寄一小冊裝潢極佳小楷
端麗粲爛奪目熟視則和尚倡而諸友和一顏遂至

韻

五百首、酬酢之盛、前古所未有、嘗聞唐有員半千、今雖假借稱韻、半千亦可也、承諭和尚被、陽明准后之眷、遇自退、審溪以往、卓錫於東岡別墅、東南里許、接南禪之界、如青峰西巖、諸大老、南湖景山、諸儒、倡和或一月、十二、或四、五、十篇、其勢如走盤珠、似破竹、斧三、五月而止、信手輯錄、脫落者亦多、南湖兄題以幽客言、捧讀至此、駭其富瞻、敏速、愉快、不可勝言、至讀楮尾、微鄙言、以弁其首、嚮之神氣、爽朗者、索然蠲縮矣、僕東海一鄙夫、桑榆景逼、學業荒廢、縱不自量、強應其請、如駑駘先騏驥、枳棘鈎珊瑚、不倫之甚、

孰不姍笑、京畿文人之淵海、必有桓宣武、雄爽鬚、作蠅毛、磔一筆揮灑、游刃有餘地者矣、請和尚就此圖之、必不得已、固求鄙言、則不必稱贊、倡和之美、別有志之所嚮、恐犯不韙之罪、故不敢奉命耳、冗甚、未能周覽、且欲與同志者、忻賞、故少遲留、他日卒業、即當壁上、舊臘、奉使江都、旅况無聊、每憇旗亭、不論真一第、柴逢著、便喫、專為盪寒之計、春間、患眼、幾喪明、病源、蓋蘖于此、矍鑠哉、是翁、果能如是乎、多謝和尚、老婆心、途中、口號、呈露許多醜態、不意、污清覽、而蒙稱許、可勝、泚頰、十志、猶未成、如僕老憊、不堪、編削之任、

晚進才俊假以歲月必能成之以繼先族之志矣野
亭荒涼風物依然而竟無一句及之可憐生太俗了
唯有園菊不廢修養工夫莖葉日益茂盛晚秋著花
可屈指而待忝和尚軫念當以汾陽語相報矣率泐
不宜希炤亮
水竹軒記
晴川一碧奔放注于海舟楫可以通商賈魚鹽可以
贍閭閻坻嶼澁澳遷迤縈回渚菱汀芷葳蕤蔥菴遠
望則山嶽崑峙西北近揖則林巒輻湊東南四時之
興無窮而漁釣足以寄其懷此那珂川之勝也臨岸

而架屋脩竹成林千尋涵影長流龍蛇走而笙簫起
居處既檀其美而又資產不匱滋殖豐羨能守其分
不敢踰越愿慤勤儉有運輸漕輓之能斗酒尺鯉歲
時足以娛父老若此者誰歟富商江幡滿矩也往年
義公過此而謙愛其勝槩命名水竹軒賦詩而賜之
滿矩悚懼而感戴緹襲珍藏有年於斯今茲請覺記
其事欲俾子孫知殊恩之渥如江河之不竭也嗚呼
義公能以高處卑度量之宏大惠澤之浹洽至今隘
境黎庶莫不稱頌而思慕之况忝其駕而賜圭璋之
篇乎覺亦陪其席得備顧問轉盼之間殆逾三十秋

追憶公之風采眉宇真如天人焉當時咫尺西山得侍燕寢者屈指能有幾人而覺猶得保殘喘而叙往事豈非幸歟然而悲鯁鳴咽不勝物換星移之感也詩詠甘棠傳著祈招勿剪勿斨式如玉式如金滿矩其寶之哉公答荻徂來書其辭命曰水山神頌詩曰嚮蒙復札就審足下起居多祉大慰渴想僕不揣謏陋妄稱護園隨筆議論儘好伏讀翰教此乃足下昔年避暑漫書聊以自娛者誤墜剗剗懊悔無及足下自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於六經有不合者然既業

儒非此則無以施時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皆不足論者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發憤以讀古書自誓目不涉東漢以下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後儒之解六經紕繆悉見祇李王心在良史而不遑及六經足下乃用諸六經為有異耳僕凡民之尤碌碌者豈足以知豪傑之士哉然足下天資之高絕類離倫可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僕素非業儒者前書既言其概然儒者之道即士人所當服行之道方袍圓臚分為二途者戰爭之世之陋習而非昇平之氣象昔年先侯首使府下業儒者返其初服常

曰吾亦儒者也。吾有君父，有家人，有土地，有人民，非學孔孟之道，則何以得膺方面之任哉？僕侍先侯日久，熟知其志，故講武事之暇，樂誅泗之道。幼師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亦如前書所陳也。文恭務為古學，不甚尊信宋儒，議論往往有不合者，載在文集，可徵也。當時童蒙不能知，其所謂古學為何等事。至今為憾，尊信宋儒，乃僕中年以後一已見識耳。皇朝無知程朱之說者，元弘建武間，僅有僧玄慧始讀之一條禪閣著之筆札，而究其旨者數百年間，寥寥無聞。及惺窩羅山兩先生出，而表章之，其書盛行。

于世區區之心，以為舍此無以為學。今夏偶見隨筆中援引程朱之書，躍然自喜，所見果不妄矣。及秉清誨，始知足下中年既覺宋儒之陋，六經不復須註解，人之知愚相去天淵如此。今欲改頭換面，革去舊習，則齒髮日益頹落，志氣亦因衰耗，幾眉閤苑，可望而不可即，付之一浩歎而已。蒙論宋儒主張理氣之說，六經無此人，欲出於學記而不言去人，欲以盡之，克己之己為己私，六經無此例，解格物加窮理之二字，其義始成，明德之解雖美，至於詩左傳兩有不合者，變化氣質亦經無此言。又經所謂禮者禮樂之禮，程

朱以為性、要之昌黎好議論、務言理、其風至宋益盛、程朱諸公生于其世、習以為常、不知求諸事與辭、務為新奇之說、亦不自覺其與古背馳耳、其言皆鑿々、有據聞所未聞、此亦寸莛扣鐘之力、豈敢以為異端邪說而休之乎、但僕為學荒陋、皓首不能究一經、尤憤憤於性理之學、如前書所具、故其是非得失、懵然不知所可、否、此何異秦箏韶於聲俗、舞千羽於裸場哉、然非聞此剴切之言、則以隨筆為足下之定見、誠如高慮、鸞鳳翔于千仞之上、而猶為藪澤之鴻鵠、不亦繆乎、又論如濮議、諸儒聚訟、今求諸儀禮、不俟多

言、來自予、不謹聞命矣、然非切近之事、至於神主、府下士人家、家多所有、其制不合於禮、祭四代為僭、則凡為人子者、必有所不安矣、嘗聞司馬溫公據荀勗禮作牌子、伊川殺諸侯之制、作神主、又以義起始祖之祭、朱子後來覺似僭、不祭始祖、而祭四代、及作主之制、一從伊川之說、則朱子亦不免有踈漏處乎、此非敢輕議古人、亦欲考究切近之事也、今士人家不用木主、而用牌子可乎、溫公之制、可據乎、或別有式乎、僮用木主、則其制如何、而可乎、但祭祖禰、不及高曾、為得乎、冀暇日命侍史、劄記足下祭享之禮、及木

主之式見投則何貺如之千萬懇祈蒙惠答問近作
一篇其莊雅響亮則非僕所敢知如處佛氏之方則
措置得宜無復餘蘊謝謝敬服譯筌一書足下視為
兔園冊子宜矣然惠後學為益弘多前書備言之矣
請益數件瞭然於蒙謝何能罄凡學文章要識體故
學左氏文則用左氏澆學孟子文則用孟子法不可
混而用之即此數語得益甚大中心感之何且忘之
本欲登時奉答致謝而秋未至今俗禁蠟集日不暇
給遂爾稽緩罪不勝擢髮數為白露淒其忽至嚴凝
膏發尊候不異年日否希保蓄

謝平玄中書
嚮辱貺壽序薰沐莊誦如獲拱璧命意之高遂言之
大愛出入意之表不可以尋常祝釐之語求之信乎
但來先生之門多文人崛起者籍湜輩不可一二數
也但僕蒲柳凋零犬馬齒衰徒糜歲俸惴惴為唯
日失墜是懼不意蒙長者之推獎忝張老之善禱縱
欲夸耀鄉里揆之中心能無愧乎至於稱贊日本史
則借鄙人之壽以彰義公之美古人亦有借彼言此
者此文章家機杼之巧而大兄翰旋鎔鑄之妙踔厲
發越筆下風生孰不忘食而樂聞乎蓋日本史之成

用力寢大而文獻不足徵古記實錄皆編年之書而紀傳叙體以效遷固之史曩曩乎其難哉千載之下其可徵者無踰舍人氏之史誠如所論而舍人氏之史取材於三史六朝頗有筆力雖不純乎史體亦非後世紀載者之所能及續日本紀以下則日曆起居注之體而况蕪軟弱皆不足觀然如其事實則舍此無可外求中古兵燹簡牘殘滅日本後紀既不可得其散在類聚因史者厯如黑子之著面本朝世紀寥寥無聞可以取信者水鏡大鏡榮花物語之類已譯而成文亦頗難矣唯有王臣之家乘日錄可補舊記

之闕畧而周旋規矩之小節什居八九披沙揀金蒐材構屋抑又難矣義公立法甚嚴不許聘文弄辭務使核實每戒史臣曰選其皇朝之史固非汝輩所能及後世必有良史者出而修之吾備其稿耳寧繁勿失簡寧質勿過文故每事參覈諸書標其所出畦畛溝洫各有所局而不能踰越雖有具鶻眼鷹睛者不得縱凌霄之翮亦猶圖鬼魅者易工畫狗馬者頗難也然義公之立論亦有卓然不可沒者紀律正名內南外北朝又如所論雖然御紫極而當丹宸莫非後嵯峨上皇之裔義公豈得以私心輕重之哉一以

明德三年神器所歸為斷而興替盛衰之間必三復
致意焉其餘列神功皇后於后妃傳揭大友皇子於
帝紀皆世人之所駭異者此非義公之初見而推原
舍人氏之史也舍人氏編年而書苟不係於紀則應
神天皇六十年間事實皆湮沒而無聞焉故書攝政
元年而刑賞黜陟臚列無遺既云攝政則非踐阼明
矣若大友皇子之篡統則懷風藻水鏡皆有明文而
舍人氏既書近江朝廷其書天武之篡奪曲筆回護
雖子為父隱理所當然而不自覺其徃徃逗出此皆
天理人心之公不可掩匿者也後人不能究其旨以

大友為叛臣而列於將門純友之類不亦悖乎義公
憤其憤憤故特書而正之亦欲扶綱常正名分也降
及中世外戚竊朝權宮壺亂倫理三綱淪而九法斁
姦邪進而忠謹逐遂致陪臣敢擅廢立島夷指斥乘
輿開闢以來所未嘗有其變亦大矣究其端緒必有
所從來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此皆日本史之大較
而即其書可見其義者也藏之金匱之底而不下州
閭者豈義公之志哉勢有所不可也數百年間汗隆
升降瞭然眎諸掌上者亦必有其日矣踰七之老朝
不保夕而日本史之壽則不可限量後世豈無良史

者采而擇之筆者筆削者削以為昭代之龜鑑而成
義公之志者哉序中所謂亂臣落膽悛覲之心賊
子跼蹐不王之迹掃地焉者至此方可庶幾也僕與
諸子同修日本史歲月既久雖無尺之長而熟知義
公之志矣夫貴藩之望義公在大又行而下之事上
猶一家也何日把臂以罄所懷今因銘載祝規不惜
為大兄傾倒畧叙顛末以冀日本史之壽與天壤不
敝也秋涼希自珍對
勳答平玄中書亦
曩者奉書謝貺壽序併及本藩修史之事定下以為

異國之史往往皆一人之所修而稱成一家之言日
本史獨歷多士之手假以歲月之久寡固不可以敵
衆邪班馬諸史未嘗不赧然於地下也揄揚稱贊之
至豈僕一人所能專對哉大抵史以成於一人之手
為貴唐昝成於宋歐二子之手而永叔不喜景文之
奇澁故退而修五代史則其疏通暢達後人以為勝
於新書元人修宋遼金三史雖丞相脫脫總裁之而
編修成於諸子之手虞集揭係斯輩皆備良史之才
博綜衆史馳騁古今識者猶病其出於多手而體裁
不能絕一况本藩史臣學識不能及伯生曼碩之徒

措辭之難、掇事之不易、率如前書所陳、則其果可傳于不朽邪、抑招識者之譏邪、皆不可知、但義公立志之大、不自滿假、而待後世良史之筆者、炳焉不可磨也、義公不分儒與士、人為三流、前復徂來先生書中、詳言其故、僕深體其意、豈敢與醫士同科、眎之哉、其不欲以文人自居者、非不欲也、實無文之可居也、儻有其實、則雖自表襮於世、號為文人、亦無妨也、足下不棄老朽、推獎之過、使人忸怩不自安、千里神交、書牘往來、僕亦與有榮焉、天假良緣、結驩杯酒之間、接清談而挹風采、固所願也、至以足下比籍湜輩、則子

陽井蛙之見、宜受伏波之譏、謂初意以為徂來先生文名震當時、可謂昌黎復出矣、則門下之士、雖以籍湜況之、亦無不可也、發書之後、方接先生之手書、始得聞其研究古學、而目不涉東漢以下、昌黎好議論、務言理、其風至宋益盛、則其不滿昌黎、已自可見、籍湜輩奚足芥蒂哉、如僕所見、真矮子觀場、斥鷃搶地者、擬人既非其倫、深谷前書之失、而無及焉、足下迺謂微意在折少年豪英之氣、縱僕老悖、豈敢以圯上老人自處、而以孺子徒足下哉、邱書燕說、非無其比、他日為王者師、則不可量、冀足下恕之、楮尾及小宮

山昌嶠江戶賦往年就僕商量畧陳所見昌嶠頗采
用之盛意欲使乞序於祭酒林公甚當鼎言增華必
如所諭當以盛意示知昌嶠也稔聞世子好學温
良淳懿真守毫之器也本邦既無虎闡齒胄之設
足下陪侍講讀從容啓沃則雖無其設而有其實德
業之進可延領而望焉祝^至承論問安之暇開園栽
菊大極殿王昭君山吹瀨極佳僕若有意焉求足下
不吝為紹介厚眷稠疊謝何能罄但此三種一二年
來弊園所有大極殿花極大苟得其養則徑至尺誠
如所諭然品不甚高舞陽侯之冠佩不免時露麤牽

之態王昭君雖潔白稱名乎自嫁呼韓邪單于光彩
不能動人不及漢宮新承寵者遠矣唯山吹瀨英姿
爽颯正色立嚴霜下真有國士無雙之風天台山以
後倭龍門以前無與抗衡者率意評隲不知足下以
為何如老圃頗有子花之佳者儻無褻瀆之嫌則來
春當獻傑出者二三種就賜名園奇品則榮孰大焉
難得之貨正不在多止於三四品鄙願足矣往年英
岳翁傳命獻菊秧幾及百種明年辱賜佳品十餘種
至今栽培以為弊園之美觀舊臘奉使入都郎中倉
率謁見尊藩恩言貶篤因及獻秧事世子亦親

聞之感哉銘鏤訖不能忘既開其例則非唐突冒昧
之為故為足下縷陳然賜老圃所有品類則感戴不
及新奇者願疏見存品目致之左右足下一一點檢
祛其所有標其所無而蒙俞允則情愿光輝無踰此
僕非隨俗好尚務欲新奇者然傳不云乎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自古既有此言冀與田子熟圖之
嚮緣公事旁午鞅掌奉復遲緩故來函子達此意殘
臘沍寒凍裂希保蓄自玉
寄平玄中書
新禧駢集品物咸亨足下年登強仕齒髮方壯遭逢

明君輔導世子德業興春祺竝臻可勝慶幸古來
英邁特達之士往往有忽畧生計室而縣罄者由其
立志素高不屑為守錢虜也忽接除夕手書深欽足
下意氣慷慨滕公頽陰之功皆可庶幾而曹劌朱雲
之事亦不難為誠昂然大夫丈而不免為窮鬼所擾
酒家督債計無所出無聊之態溢于楮墨文人才子
率多輒軻因厄何其古今一轍也抑又困心衡慮空
乏其身而天將降大任於足下歟為知今日之窮不
為他日之通哉承聞田子致歲酒頗遣不平之氣想
亦不過美醞三升耳嗟乎世無陳叔達孰能充斗酒

學士之醉而使無不足之難哉又諭弊園子花菊秧
稟世子獻之貴園名品亦允拜賜田子書中已悉
其狀此皆足下先容之惠感戴有餘登時欲獻左右
奈春寒凜烈過於嚴冬加以新年未有雨澤畦畛凍
合苗葉枯瘁故濡滯至今頃得好雨土膏融液雖未
及抽青芽而根莖稍可辨別謹將子花五種致之左
右野人獻芹老圃獻菊其義一也希叱名進呈為幸
弊園所有品目開具復田子書中蒙賜品外四五種
則榮孰甚焉冀與田子隨宜處分千萬懇祈艸率奉
復統容鑒茹

上書寄田子愛書
嚮憑大兄暨平野兄獻菊秧于世子閣下得備栽培
之真既幸矣又辱賜親翰謬蒙寵諭蓬華生華榮孰
甚焉恭惟世子閣下方富春秋孳孳學術端正淳懿
兼資文武暇日味腴拳芳之為皆得之於問安視膳
之餘詞藻兼筆鋒媲美德輝與謙光並耀眷顧之隆
弗棄蕉萃孰不抃躍而感戴哉但覺老朽蹇劣究無
尺寸之長禮樂詩書乃卻穀之美事悚懼有餘先生
之稱非所敢當揆之中心實增冰淵至於灌畦藝菊
則老圃分內事故敢率意奉對屈原陶潛皆高尚潔

身之徒非閭下之所宜歆艷者然澹煙疎雨之久黃
裳元吉鸞鳳翱翔于籬落亦可以充西園雅集之觀
苟不至於玩物喪志則莫非藏脩息游之資也弊園
菊譜忝經電覽許春後賜品外五六種為惠實深翹
望日甚嘗聞承露盤極易消耗豈炎劉中燬金莖亦
易摧折乎然蒙求種西京秋未分惠之命則白水真
人纘業東都而潁川百姓欲借冠帽之願亦可庶幾
也七師朱文恭有乞菊於義公帖載在遺文外集覺
百事不能學文恭而唯此一事稍存餘風不亦可羞
之甚哉希將此意乘暇稟明兼致謝悰為幸冀炤亮

湖亭涉筆序
讀經不依傳註自古推為上等識見經且如此况於
史乎史除三史外無註唯裴松之註三國志博采群
說以補陳壽之闕畧徐無黨註五代史不規規於訓
詁發揮義例裨益本史二子之註史為不虛作其可
少哉資治通鑑文義平易不假註解而自明胡三省
作音註正史炤之誤辨司馬康之誣纖悉備矣至於
成敗利鈍之機賢愚邪正之分或下冷語或著數十
言議論精覈無復餘蘊矣綱目書法發明雖議論剴
切頗有傷於苛酷者設使其人面聞之必有辭焉豈

心服哉胡氏之論則不然審其事實度其時勢如與
革其人相對諭告婉順引而歸之於正也蓋當宋元年
命之際封疆日蹙志士扼腕腐心之秋也故遇前朝
事迹適與時事相類者必三復致意焉姑舉一二餘
可槩見周朗上疏文帝言宮闈之侈麗則曰嗚呼我
宋之將士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也
韓擒虎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則曰咸淳甲戌
十一月沙武口之事亦猶此後晉出帝降契丹李太
后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則曰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
嗚呼痛哉南唐李景達遙為壽州聲援擁兵五萬無

決戰意則曰嗚呼比年襄陽之陷得非援兵不進之
罪當時目擊身歷滄桑之感不能自己其繾綣於國
事可推而知也其餘論信陵君為編高編素班超通
西域太學諸生互相標榜曹操料袁尚竇融張軌威
著西土姚泓非撥亂才憲宗罷太子侍讀韋綬周德
威失掄闡之險楊承勳囚父歸命馮道李愚盧導之
優劣皆中肯綮其於君臣父子之間興廢盛衰之迹
可謂深切著明矣是豈可以凡書註釋觀邪覺承乏
館職與修史書懽然弗知所措涉獵諸史依倣其體
裁而鞅掌蠶午日不暇給故讀通鑑粗知治亂之綱

要以為筆削之資而於胡氏音註不能割之於懷殆有類乎劉義真所謂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者為性又鹵莽善忘隨得抄錄附以己見盈積篋笥徒供蠹魚長夏炎蒸兒輩展之暴涼乃取而閱之則得於通鑑者什七八得於諸史僅二三旁及稗乘叢說釐正成編名曰湖亭涉筆鳩巢先生序而獎之不幾於昌歎之嗜乎夫穎邁特達之士傳註且不經意而况於通鑑音註乎其志趣之汚下可不自足於此而奮發哉胡氏註玄宗之表南北候晷極曰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

理尤致其詳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已覺老矣雖欲自奮庸詎及乎鼯鼠伎倆不過如是而已

嚮蒙翰教審足下起居泰寧可勝抃躍所問神主制清誨詳悉感謝有餘承論漢志載天子主尺有二寸六孔明通不題識其面背有題識伊川圓首通孔微變其制而題識其面陷中判合乃其所特制也蓋主者所以棲神故六孔相通一廟一主無廟無主既有題其廟不須識號謚自明而題識其背者守主者之所

識別也伊川之制不免僭荀氏神牌之制題其面而無通孔亦無跌是温公所據也庶人之制祀四代於一室神位叢然不可得而別故設牌以別之牌者所以表其位也故題識其面非所以栖神也故不通孔宋儒不習禮不能觀其制以識其義所在遂混主牌以一之庶人之薦掃一室以設一神之位薦託即撤故荀氏温公為合禮者其餘議論闊深皆精鑿有根據受益弘多甚副所望特怪夫伊川以義起始祖之祭朱子後來覺得似僭不敢祭而主式一從伊川之制不言其僭前書所論禮用十二唯天子為然祭四

侯

代唯諸侯為然謹聞命矣竊疑朱子豈不知之者耶知而襲其非則其非尤甚朱子嘗對門人問程子生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當用牌子又問牌子式當如何曰温公用大版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據此說則朱子又似不滿伊川主式者而文公家禮何以曰為四龕所以奉先世神主又對門人問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曰雖祭三代却無庙亦不可謂之僭所謂三代蓋不數禰而上及高祖也朱子之意固以一堂四龕之制為士庶人之通禮而主式一從伊川則與教門人用

足牌子之說似相乖戾豈朱子別有所據耶抑如是下
所云宋儒都不知禮鑿空為之說乎皆不可曉也溫
公作文潞公祠堂記曰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
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版則足下所云無廟則無主
及溫公所據者即是也先侯嘗問朱文恭以土廟之
制文恭不采家禮其言曰家禮乃庶士官司之禮豈
所以施於諸侯者哉庶士官司之禮尚不得以施之
元士况得以施之大夫施之諸侯乎其對奉神主宜
廟宜寢之識曰古者為主所以棲神也祭則迎主以
祭於廟祀事竣則送主還櫝寢者皆以人道奉其親

者也而廟則神之矣朱子謂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
後寢以藏衣冠但失之粗率亦非鑿鑿謂前廟奉主
也又對大夫人配廟之議曰程子以翁婦為嫌故為
別廟別祭於禮固為支離文恭不專尚程朱往往此
類是也幼時嘗見文恭自書高祖龍山處士以下祭
牌雖客居流寓不能舉祭而其意蓋與足下牌子之
說相同然今世頗有據家禮而修祭祀者即如僕家
先人不用淳屠法據程子式制木主以來不腆之薦
殆將六七十年神之棲不棲非所敢論而神之所安
則可知矣既如此則不能一旦率然易以牌子縱易

之將處舊主於何地乎。瘞之焚之皆非所宜。此非順
非襲故之謂。而為人子者。其心實有所不安也。推之
而言。府下之士皆然。豈啻府下四方之士。遵用家禮
者皆當然。則其勢有不可行者也。夫無牲曰薦。如牲
曰祭。廟則祭。而寢則薦。祭薦之判久矣。今士庶人之
家。寢且有不能備者。百事苟且。誠如所論。然量力隨
分。構一祠堂。以時薦之。亦無不可也。易稱東鄰殺牛。
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此雖文王之事。亦可推
而及下。苟有誠心。則何必論其厚薄哉。至於與其祀
而褻瀆。孰若且從世俗所為。薦於僧寺。之為祖先所

安享。則足下豈有激而言乎。今釋教盛行於海內。其
間稍辨氣理。而知祀祖先於其家。之為是者。僅存什
一於什佰。而一槩舉之以託緇徒。則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然以悲哉二字結之。則知足下有激而言也。
若先族更張木牌之制。則所置僧寺而言通式。蓋唐
宋天子廟寢皆備。而置御容於僧寺。意者先族所置
亦此類乎。當時不能請問其詳。皆僕臆度之言。勿為
據焉。今春又患目疾。奉復遲緩。罪甚。統祈鑒茹。春寒
冀自嗇。

君諱淳字希范號巴山生於元祿二年九月五日幼
警悟有成人之度長而溫厚謹慤至性孝友長于武
技最善劔術篤志學有暇則涉獵經史粗習華音能
詩書法楷正給祿若干積勞彰考館有年矣絕口不
言人短唯舉所長友朋化其信義享保十年十一月
十日暴疾先于父母而歿材不盡其所蘊齒未及強
仕哀哉
題甲櫃
雨宮筑前某又曰助右衛門某其先出自河內守源
賴信賴信第二子肥後守賴清之裔而雨宮撰津守義正

之胤也世在甲斐事梅雪齋穴山陸奧守源信君筑
前以武幹稱戰死年月戰場皆無所考有子曰七之
介謀亦事信君天正十年信君遭難死于山城草內
渡東照宮以萬千代君信吉繼其家七之介某從
而事之給祿貳百石慶長八年萬千代君薨而無嗣
及威公封于水戶事威公為大番給祿如故其
子安茂稱又右衛門為書院番組頭生子安平事
義公肅公歷大番組頭目付為足輕頭致仕號晚汀
子安昭世祿襲稱又右衛門實筑前之玄孫也家藏
筑前之甲冑其身甲將棊頭黑絲襲相傳戰血淋漓

有汚鱗痕其製甚偉非常人之所可攬故安昭以其
其兜鍪配父祖之甲箠之櫃手製櫃而髹之甚精緻
其餘所傳有懺脇楯別箠為又有紀新大夫行平所
造刀皆筑前之故物也刀頗有靈異故安平箠之常
陸第三宮吉田社安昭欲使子孫知祖先之武功而
不墜其業請余誌其梗槩其志固美矣因應其需書
之
復平玄中書五十年計古書五十年計古書
食貨兵馬二志編纂蒐羅檢討日勞緡閱令義解延
喜式類聚三代格無一事之可觀腐板固滯令人生

厭然不看此等書則無以立本適有古記實錄之可
徵則有始無終得此失彼每研究一事必涉數部書
籍材識淺短神氣昏憒時方炎暑燥金如坐甑中老
境真不可耐忽接金華大兄手昏盛意懇款謙恭過
甚又蒙謄錄詩文若干首小楷妍麗雲烟縹緲盪嗽
讀之清爽嚼冰雪塵累暑煩一時滌去何等清涼散
奏效乃能如此乎銘鏤感戴謝不能盡贈管童子及
南郭稿序其論文運至矣聞南郭文集方今七梓意
即其序乎傳播遐邇竝稱二美必矣吉田慎齋僕莫
逆友也離隔多年不能赴予至今怏怏高文形容慎

齋之為人頗上三毛不啻也墓碣得其人可以託不
朽矣寄南郭書記岐岨山路之險極其精妙嘗聞寢
覺牀天下之勝也斯文可與爭美鬪奇芙蓉在其南
百里而高不知其高我之高也豈非奇詔耶韓碑柳
記出於一人之手何足下之多力兼人耶感歎之餘
不覺妄意置評多罪希恕詩皆高華精深恐非今人
所能可到僕稍解宋詩不知唐調然麒麟鳳凰人皆
知其為靈為瑞唐邢明邢麟邢鳳耶世必有知之者
矣僕平生所學皆出人下唯於近世群雄爭戰之事
迹則歷皆能舉其年月姓名楚錄叢說繆妄多端二

見知其真贗甄別淑慝指陳勝敗自謂稍有一得之
長雖極無用之事而性之所好不効而然鄉觀足下
所賦青野原古詩豈與過褒斜至蜀中同時事耶親
歷戰場予古興懷淋漓慷慨與彼按圖索驥者自異
此又輸足下一著矣僕食祿不為菲薄而昧于經紀
家道窘迫動至甑塵此田子之所備知也况功令森
嚴考索旁午倦憊唯思瞌睡耳延客張宴雅歌投壺
孔北海之所願仲長統之所論何嘗夢見其彷彿哉
此皆足下推獎之過也士君子立志各有所鄉足下
既鄙武人俗吏而爵廁王侯富有千駟不動其心此

其立志之高所期之大為何如哉司馬德操有云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足下絃誦自娛詩酒自晦而所蘊
之高之大人皆不能窺測而時或寓之筆墨之間豈
當世之俊傑者耶非耶僕雖欲以儒自居而有所不
能前書既致其詳茲不復贅白首甘為武人而世服
其業此為士者之常也幸勿為怪百書不如一見面
何日握手披瀝肝膽乎徂來先生拜謁幕府美譽
溢乎海內可勝慶幸希叱賤名致意為幸暑劇冀自
玉王源流綜貫序代成公言言

嘗觀周室之興古公亶父克修后稷公劉之業邦人
皆戴之傳至文王其道大亨遂建八百餘年之基莫
非積德累仁之效也我祖宗之在參河也土地不
甚廣大城墉不甚險固務行仁政而衆庶歸之雖中
遭厄難疆圉多虞而世祿戴恩之士塗粉其身而不
顧運籌協謀克復舊業神祖英武天縱東征西伐
功烈蓋世風纒露沐身縻鞅而能尊王室揭憲章
振紀綱發政施仁天下翕然化之天棊其忱子孫蕃
衍胙之茅土以為維城之固蓋別子之受封寔為百
世不遷之宗犬牙交錯磐石鞏固內有魯衛之分外

無吳楚之嫌。葛藟瓜瓞。覃施綿延。割土錫爵。各為小宗。義公豫料。紹襲既久。昭穆紊次。乃命近臣。撰次譜牒。然神祖事業之大。非譜牒之所能盡。故不敢書。而台廟以下。書其梗槩。立為正統。曰尾張。曰紀伊。曰水戶。三家亞于正統。而其小宗分為別卷。以附大宗之下。越前以懿親為宗。而越後附焉。支流餘裔。以類從。保科氏分派。台廟建邦。故土。尋倫所叙。猗矣盛哉。肅公重命。臣僚增修整正。及余莅政。考訂益精。歷年方成。取而閱之。則文之昭武之穆。以至周公之胤。一覽無遺。公子公族。煥乎臚列。天序天秩。粲然不亂。

題曰源流綜貫。蓋取諸宋呂祖謙表語也。在昔慶長元和難波之役。威公畱守駿府。其任亦大矣。自受青社。幾乎一百二十餘年。隘境寧謐。士民樂業。豈非為仁之餘澤歟。義公肅公之規模矩矱。可以垂憲本藩。而龜蒙鳧繹。不騫不崩。景福鍾於來裔。而奕世昌熾。以傳于無窮。保彼東方。永為公室之蕃屏。豈不休哉。

復荻徂來書

鄉聞足下蒙召謁見。大城令聞傳播遐邇。天下青衿之徒。孰不延領而望風範哉。此人文丕隆之祥。所關係大矣。欲修一械申賀意。奈事務殷繁。淹過時。

日六月初旬田宜汎郵致足下五月望日二書薰沐
莊誦甚媿盛意繾綣不棄鄙陋蒙諭近考歷代度量
制因讀朱氏談綺載朱文恭論明三等尺前後說頗
相抵牾其書係僕所錄當識其由者談綺乃亡友野
懋齋所纂僕承先侯之命上梓而已其故粗載序中
尺樣雜糅注記頗欠詳審當時汲然不注意宜足下
之致疑也大抵文恭所用周尺比本邦曲尺七寸三
分強即明之裁縫尺六寸四分弱而裁縫尺比曲尺
長一寸五分半是也律原發揮載和州法隆寺所藏
尺圖云自魯般家傳以至於唐聖德太子傳之本邦

傳

想足下亦當看之憲廟時法隆寺僧齋寺庫古物
表襮於東都先侯招之郎中使陳列寶器以觀之僕
面聞僧云此周尺也不言魯般事異於談綺所載而
比曲尺短一分半豈魯般周人傳會為之說耶遣陪
使小野妹子所將來法華經亦在其中則所謂周尺
亦或妹子所齋來者歟果爾則足為準據此方以三
十六町為一里今文所不載未審其昉何時又毗尼
僧家相傳唐并以弘安時并校之當六合五勺未審
弘安時用何升建武之亂凡百制度皆淪是必官家
制也僕嘗與修大日本史於斯二者必有所考謹聞

命矣二者不書於紀傳所書於志而志稿未成無所
從而檢覈矣戶令有以五十戶為里田令十段為町
之文而度地之法五尺為步三百步為里以三十六
町為一里則訖無明文又有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者
然則零疊其名數而以三十六町為一里乎蓋後世
所定之法而非延喜以前之制何以知之延喜式刑
部省以伊豆安房等諸國為遠流而伊豆下注云去
京七百七十里姑以箱根為程以今里數較之則自
京師抵箱根九十里如式所云則近於以八町為
一里他國亦準此而與今里法迥異凡校人民課調

役

役助於崇神而備於孝惠初造戶籍定田畝之法在
大化二年令文所載是已文武大審二年始頒度量
於天下元正養老元年定調庸斤兩及長短法舊史
書語在別式而別式不存延喜式祖之而不書量制
蓋天下通用之器不足書也三代格仁明承和十一
年罷廩院概量用權衡然三代實錄清和貞觀九年
始糶常平倉所出官米於東西京米一升直新錢八
文則納以權衡出以量亦可推而知也意者先生所
制之升歷世因循不改而吏或因緣為姦故後三條
帝欲審量制新作之器量殿廷沙試之因取穀倉院

米量之世以遵行謂之宣旨升載在愚管抄東齋隨
筆其後不聞有所更革豈弘安時升即所謂宣旨升
耶今世所傳昔升武佐升之類未知異同何如耳律
徒所言必有所據而非鑿空為說者矣秋暑十倍三
伏希自愛琳量尺計所說三升實數亦味其時或
益追憶幼時嘗記文恭說一升之米其重百九十二
言錢此或可備考據之一也
分六又三五季文心其或臨前不西及身然亦書史
書物有由微而之顯自小而成大者僕於足下通者請
誨是也初聞足下盛名謂其一帛半行書不易輒得

忽緣田宜汎請作野亭記賜書見拒責其命名之奇
僻不免歇後之譏粗及宋人文章不識體翻然開悟
從前之非既幸矣中讀護園隨筆繆謂足下尊信程
朱又賜書示知足下專讀古書目不涉東漢以下隨
筆誤墜剗劔氏非足下之定論因及宋人不習禮數
事僕始讀之愕然平心再讀服其卓見偉識迥出流
俗因問神主牌子孰得孰失乃蒙復札諱諭子之合
禮又幸矣然處舊主之方不知事宜故敢請問足下
不厭褻瀆乃以心之所安見告何其切憇之至此也
制禮傳禮行禮三者之說詳審精覈浩博深遠所謂

儒者之禮一與毗尼清規相似程朱錮於理障未流
之弊遂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辨駁切至俞服其
卓見偉識不可企及也蓋足下之為是書也神思迅
速宜若不经意者以僕寡陋觀之則大議論大文章
非平日講論有素則雖大手筆亦何能率然揮毫應
之如響哉至於結末數語習於世俗之禮者不以程
朱所定為安亦猶僕以程朱之制為安則剴切精當
如命扁之下鍼砭豈非幸之又幸者耶夫野亭命名
至微至小也得知聖人制禮求合人情之旨則顯
大矣由是而推之能進而不已則得聞至顯至大者

亦可廢幾為但桑榆既晚志氣衰耗秉燭之光不可
復望徒悵然自失耳昔揚子之說鑄人設辭也今老
圃之獲昌言實際也敢不拜命之辱謹謝

答百拙和尚書

春間方接客秋回翰詞意鄭重眈篤溢于言表領謝
有餘圭齋兄屢報和尚日會諸友唱和動輒成堆時
時來往南都道候泰寧曷勝欣慰退隱老病放行自
在固本分事也但和尚為有文字病因到處結果
淨業此為可饗耳蒙示景山屈兄唱和十五首感荷
盛眷盥漱誦之爽暢遵逸一洗塵土腸胃六甲十二

屬等諸體競妍鬪奇念奴嬌一闋尤清麗僕固陋寡
聞寂音以外未之多見益可珍也前書辭作幽客言
序又諭促之至以筆劣於太冲而文羸於玄晏為譬
何謙遜之過甚耶僕今春被寡君之優勞劣減職務
專修志稿不意老朽再與新進輩竝驅爭先考索旁
午日不暇給筋力衰憊奉答至今遲緩已為罪戾况
綴文字塞責乎又有微意存其間故忘褻瀆畧陳其
由大抵物不兩大有盛必有衰曩時宦町將軍甚崇
禪法名流輩出選嗣君之名必卜之於夢牕塔而蔭
涼軒主于預政事通謁弄權季瓊日錄遂與日曆起

居注同科可謂盛矣而又由此衰焉趙宋宰相富彥
國呂晦叔皆好禪學而正獻尤甚覬覦僥倖之徒至
有禪鑽之目近世濃牧恭翁保山二公亦頗好禪繕
修伽藍延接尊病其法寢盛趨時附勢之士未必不
有禪鑽之類當此時南源高泉諸公雖以詩偈雄于
藥山而未聞有一韻遂至半千者古今禪伯之受知
遇無過訢笑隱者身為釋教宗主居龍翔集慶寺所
與文游皆一時名賢著述極多然亦未聞有之則和
尚此舉振古所無可謂先前絕後矣嗟乎使和尚住
持名藍大刹公侯牧伯日踵其門而問法禪鑽之徒

從而簸揚之則雖敏速富瞻乎奚暇為之哉唯其閑
散蕭寂棲遲水竹間徒與騷人墨客游處故賦詠之
盛遂至如此區區之心竊謂詩之盛禪之衰也無限
低回無限感慨有不可形于筆墨者前書所云恐犯
不韙之罪故不敢奉命者誠以此也冀和尚亮之南
南湖屈兄想今還自藝相聚又多一番唱酬他日不
吝投寄為幸驕陽愆序秋暑酷烈近近平否伏祈自
善

大田氏家譜序

則彝倫敦故古人往往作族譜以彰祖先亦所以垂
憲子孫也靜軒君生于閩閩之家為大田氏之曾具
考空山君英膳院大夫人之從侄也大考源七郎
雖為嫡長病不能仕寓於本藩第道顯公以有器
局大興門戶歷仕四朝受方面之任於考為叔父
故視考猶子也考有才能儀容秀潤宜在幕府管
轄樞要而仕本藩者大夫人之志也大夫夫人
鞠育威公恩埒所生故義公敬而慕之至老彌
篤覺近侍西山親見其克猶疇昔矣君以威公
之外孫傳於肅公操履端正與聞政事告老致仕

慨然有志於作家譜故使府僚生熊長守及覺撰定
世次上標氏族之所由出中記道灌公之武功下述
大夫人之事迹以彰道顯公之勲績欲使子孫世篤
忠貞而不墜家聲永與本藩同其休戚不亦美乎
覺往年在東都嘗拜道灌公之像於金剛寺遺風餘
烈俾人欽仰辛丑之災忽成灰燼而墊錄叢說載公
之事業者率多舛誤故今釐正而筆削之庶使覽者
足以知其智算英畧傑出一時而含雪泊船之隆盛
與天壤不敵則像雖亡而猶存也君使覺弁卷首固
辭不允區區之心竊謂君之此舉叙彝倫以敦九族

誠有合於古人親親之義貽厥之謀可謂深遠而周
摯矣故因其請叙之

大田靜軒壽藏碑

君名資真源姓大田氏空山君之長子大考正重稱
源七郎備中守資宗之兄而英勝院太夫人之侄
也事詳家譜妣長壽院威公第三女下嫁空山君
以承應元年十月十八日生君於水戶城三九第小
名内膳改稱新藏近侍義公寬文十二年八月考
致仕繼家領食邑二千石累歷顯職為肅公傳與
聞政事元祿元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對馬守後

改丹波守三年九月罷執政為家老君素多病請辭
職優命聽之十五年六月九日致仕號靜軒娶井土
源藏政春女生子萬助側室生一學一肅公命使為
嗣無何夫二女亦殤養甥資富為子叙從五位下任
下野守享保六年六月蚤世君請養其族備中守資
矩子源二郎資胤為子一參議公特命允之君稟性
謹慤沈重有風度舉止可觀雖間退謝事而屹為府
下元老今茲君年屆七十六神志不衰豫建碑於本
法教寺先塋之側使覺粗書其履歷蓋做壽藏之制
以樂餘年亦古人之志也

天然不離園記
園木可以任其自然蕪穢而不治蔽塞而不闢乎此
子路南山有竹不揉自直之說也可以從而脩飾之
矯揉造作而梏其性乎此儵忽為混沌日鑿一竅之
說也唯其除榛莽荊棘剪去惡枝而扶植其離披
屈曲者則雨露之所潤枝葉之所長養得其正而下
失其性方為得矣昔柳子厚記永州之山水曰剷刈
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
為園池者可不思其言乎余友野內子善治園迴環
列植位置幽邃延袤不盈數畝而有穹谷崐巖之勢

柳軒叟過而觀之甚適名之曰天然不離園野肉子
喜而託余請為之說余應之曰叟之言善矣然天然
不離近於子路之言修飾而雕斲之則陷於蒙莊之
寓言二者何居子善擇之子輿氏曰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子能
三復此言則不唯用之於瑣瑣園木亦可以知智之
太者矣

書忠義碑陰

代大石良丸

往年近衛家令大和守進藤泰通勸君之族良丸建
之碑使水戶府史臣栗山愿撰碑文文成而碑未成

非慢也相時也今距君之死二十有五年良丸與君
之姻戚左馬頭進藤長富謀而鐫之石準后家熙
公偉君之事親灑翰篆書忠義碑三字以賜之今其
時也哀榮之至冀垂不朽

進藤長富

享保十二年丁未二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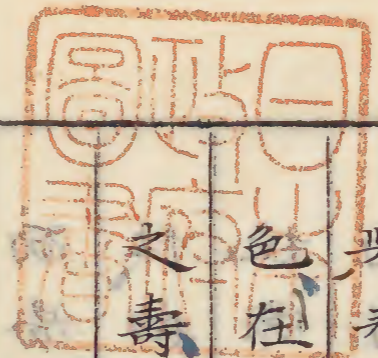
大石良丸

賀室鳩巢壽序

享保丁未之春鳩巢先生躋古稀之壽域東都之
彥咸贈詩文以賀之覺僻在東海不得稱觴於

生之堂深以為憾或咎之曰子蒙先生之眷久矣
何其怱然竟無一語之稱頌之耶覺應之曰子陋
矣東都文人之淵海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何可
勝數今賀先生之壽非詩或文則不可也自揣其
分詩則體弱格卑不入時調文則材匱器鈍不能
古雅與其言而不當不如箝默之為愈也吾百事
不能而唯知養菊培植三十年頗能得其要領子
姑待之吾將有為也炎涼代謝菊花既開聊捧數
枝係以序曰
百卉之華於春者雖妖冶解麗焜耀一時采皆輕脆

而易壞唯菊則不然堅操貞節曠日持久大率菊之
性抽芽早而著花晚春雨分苗夏日澆灌至秋而扶
植涼風賦其葉爽氣勁其幹及其擎苞則挾剔瑣微
而留其中心白露為霜花正盛開故能豐穠璀璨
偉磊落凜乎禿色凌風霜而不彫培養凡歷三時而
吐穎謂之大器晚成可也其名著於周官月令及離
騷魏晉以來文人墨客播於篇章世所共知也鳩巢
先生在鄉閭日夙彰聲譽其猶菊之苗而秀者乎壯
歲游于恭靖先生之門孳孳勸業溫潤粹雅薰人以
德其猶菊之在培養乎既而學究天人才貫古今聘



于賀侯教授三州之士君臣道合上下輯睦豈非得
 展其所蘊耶令聞遐暢福祿未艾安車蒲輪竟蒙
 幕府之召未幾奉 旨近侍 西城咫尺 儲闈出
 入崇賢之門起居資善之堂贊翼之美日就月將其
 猶菊之在秋霜葩煙萼珠輝玉潔不與群卉競艷而
 自然超軼於衆芳之外乎蓋培養之久者晚節益盛豈
 與春花浮艷者同日而語耶抑又聞之菊以黃為正
 色在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敢汲南陽之流以為先生

之壽

石滄泊齋先生文集卷八
 秋九月臚馬校合卒業

